

组织部

大木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ZUZHI BUZHANG

人也简单，事也简单

官场潜规则，一个组织部长该怎么办？

人也简单，事也简单，人事不简单，面对

官场潜规则，一个组织部长该怎么办

风政说
看时小

CHUNFENGSHIZHENGXIAOSHUO

© 大 木 200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组织部长 / 大木著.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7. 1

(春风时政小说)

ISBN 978-7-5313-3147-6

I. 组… II. 大…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6) 第157552号

组织部长

责任编辑 常 晶

责任校对 范丽颖

封面设计 冯少玲

版式设计 马寄萍

出版发行 春风文艺出版社

社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http://www.chinachunfeng.net>

Email: cfwm818@mail.lnpgc.com.cn

联系电话 024-23284029

传真 024-23284391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印刷 大厂回族自治县圣启印务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 160mm × 230mm

字数 270千字

印张 16.5 插页 2

版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3.00 元



常年法律顾问 陈 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有奖 举报电话: 024-23284391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24-23284029



大木，原名樊素科，江苏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现在江苏省级机关供职。一直在乡、县、市、省机关从事文秘、组织、人事等工作三十多年。1999年开始长篇小说创作，已出版、发表的作品有：《欲望树》《市委书记在上任时失踪》《相爱多久》《采风》《奔腾年代》（在《中国作家》杂志2005年金秋之旅获奖时名为《走向法治》）等。

春风
时政
小说

ZUZH
BUZHANG

CHUNFENG
SHIZHENG
XIAOSHUO

封面题字：李勤学

第一章 他到底是谁

一

新任西臬市委常委、组织部长贾士贞不知去向已经五天，这让市委组织部几位副部长急得像猴子要上树，开始两天只是到处打电话，不敢到处张扬，可万一新部长真的发生了什么意外，他们可是有无法推脱的责任。然而能打的电话都打了，就是不见他的踪影。

不知为什么，常务副部长高兴明的心里总是有些恹惶和不安。其实贾士贞也不是三岁孩子，他一定是有他自己的人生行为准则的。到底为什么如此担心和不安，高兴明并不完全是为了贾部长的个人安危。隐隐地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东西在啃噬着他的心。这么多年来，他觉得自己事业上一直是很顺畅的，很少出现这种沮丧而不安的急躁情绪。可是这几日里，他夜不能安寝，白天在办公室里也坐立不安，有时甚至对着电话发愣。如果电话突然响起来了，他甚至全身每一个细胞都会受到惊吓。过去部长也常常十天半个月不在部里，高兴明才特别显示出领导者的才干，干什么事都是那么果断和得心应手。然而贾部长只不过才到任几天，他就出现这样反常的心理，他对自己的心态感到太不可思议了。自然界有些东西太神奇了，他不知道自然界这种现象对他预示着什么。

正在这时，市委书记常友连又打电话过来，问贾部长有没有消息，高兴明支吾了半天，还是没有说出所以然来。常书记更加觉得奇怪了，

一个市委组织部部长上任以后一直不和市委书记联系，而且不知去向这么多天，这不仅仅是工作上的关系问题，而且关系到贾士贞同志的安全问题，常友连越想越不放心，决定再次给贾士贞打电话。可是拨了一次又一次，贾士贞的手机总是关机。

贾士贞刚打开手机，准备打个电话，手机突然就惊叫起来，好像这么多天来一直憋着，这一响，几乎把他的耳朵震聋。他反复看了看这个陌生的号码，本来不准备接这个陌生的电话，可是不知怎么的，总觉得这个号码有点特别，犹豫再三，还是接通了这个电话。

“喂……”

“喂……是贾部长吗？”贾士贞听出来了，这是市委书记常友连的声音。

贾士贞心里咯噔了一下，他没有想到自己一直故意关着手机，就在这开机的一刹那，怎么常书记的电话就打进来了呢，正当他考虑如何来搪塞常书记时，电话里又传来了常书记的声音：“我说士贞啊，你变什么魔术呀！怎么一上任就消失了？是不是被绑架了？还是出了什么事？”显然常友连是不高兴的，这口气带着批评加责备，没等贾士贞说话，他又说，“你现在在哪儿？怎么连组织部也没有一个人知道你去哪里呢？万一出什么意外，你让我怎么向省委、向省委组织部交代呢！”

“常书记，”贾士贞轻松地笑了笑说，“没那么严重吧，我不告而别，是我的组织纪律性不强，我向市委常委检讨，常书记，您放心吧，我很快就回去。”

“你告诉我，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常友连口气严肃地问。

“噢，常书记，我正在回市区的路上，你不必担心，回去以后我马上向你汇报，好吗？”

贾士贞向常友连说了假话，他并没有在回市区的路上，也没有马上回市里。

早春的夜晚依然像冬天那样寒冷，贾士贞裹着被子，半躺在床上，此时，整个世界都似乎处在静谧而安详之中。这几天，他远离省城那喧嚣的大城市，来到这偏僻的农村，突然间觉得自己仿佛置身于另一个世

界，白天他四处暗访，晚上躺在小旅社的床上，沉浸在深沉的思索当中。从省委组织部来到西臾市委组织部，从干部处长变成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部长，无论是工作环境，还是职务和权力，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省委组织部八年，是他人生翻天覆地巨变的八年，他了解组织部门的责任，了解组织部门的权力和作用。他更知道作为组织部门领导，身上肩负的重担和责任。自从省委组织部宣布他任西臾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部长之后，他的头脑里就一直在考虑该如何当好这个组织部长。他看看表，已经过了深夜十二点，但他仍然没有一点睡意，于是点了一支烟，突然间，他觉得自己的行动是不是有些莫名其妙，也不符合自己这个市委组织部长的身份，调研不是调研，微服私访不是微服私访。他此刻的心情倒有点像高中毕业时那样，对未来充满无限憧憬和神奇般的幻想。

突然，房门开了，他还没来得及反应，三个大汉闯进屋，贾士贞合上手里的书本，看看这三个人，他没有说话，但是目光里让人感到他的沉着、镇静。

“走，跟我们走一趟。”瘦高个子青年说，口气并不怎么生硬。

贾士贞笑笑，慢慢地欠了欠身子，说：“干什么？我不认识你们哪！”

另一个五短三粗，留着小分头的男子说：“去了就知道了，我们侯书记请你。”没等贾士贞说话，他又说，“我们镇党委书记，你不知道？侯永文，马上要当县长了！”

侯永文？马上要当县长了！这人一提醒，贾士贞似乎想起点什么来了。他上任第二天上午，组织部常务副部长高兴明给他一批名单，说是已经市委组织部考察过，准备提拔的干部名单，其中就有下臾县桃花镇党委书记侯永文，这个侯永文正是准备提拔为下臾县副县长的重要人物。贾士贞来不及考虑其他事情，在这一瞬间，他的思维极度活跃了起来，难道这个侯永文是孙悟空？知道他是新上任的市委组织部部长！他越发感到奇怪，若真是这样，他在这个世界上恐怕连屁都不敢放了，那么这世界真的太可怕了，难道高科技时代真的先进到如此程度？他的这次行动除了他自己，绝对没有第二个人知道，贾士贞怎么也不明白是自己哪一个环节上泄了密。可他又想，既然侯书记有请，不如趁此机会见一见，会一会这个侯书记，看看这位手握重权的镇党委书记何许人也。于

是穿衣下床，跟着三个陌生汉子出了旅社。

农村的夜寂静而荒凉，贾士贞自幼生长在城里，对这种农村生活感到几分寂寞而害怕。这次出行，他不知道是一时冲动，还是其他什么目的，他并没有多想，按照以往的惯例，新任组织部长到任后，一边熟悉情况，一边工作，对于干部问题，尤其是市委主要领导授意和交办的事，已经组织部考察过的人选，自己并不熟悉这些人，那就尊重原部长和部务会意见，例行公事吧。然而，当高兴明把那些名单交给他后，他突然觉得，他现在已经不是省委组织部的机关干部处长了，现在他是一个六百多万人口的市委组织部长，一言九鼎，大权在握。当时他细细地看了看那些陌生的名单，随口问：“高副部长，这些名单是怎么来的？”

高兴明说：“主要是常书记的意见，也有一些是县、区委领导的意见。原来的王部长经过反复酝酿，经过组织部两个干部科全面考察拟定的。王部长调走了，这批干部没有来得及提交市委常委会研究，算是遗留问题吧！”

贾士贞说：“行，我看看，先熟悉一下情况，我刚到任，慢慢来吧！”贾士贞一边说一边翻着这批名单，高兴明说：“贾部长，生活上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随时和我说，我已经交代办公室辛主任了，让他多关心你。贾部长，那你先忙着吧，有事找我。”

“好。”贾士贞抬起头，“高副部长，我们都是熟人了，你也就别客气了，我年纪轻，又是初来乍到，你在西臾市，在市委机关德高望重，多帮助我啊！”

“贾部长，你是领导，年轻有为，前途无量啊！”

“客气什么，以后一家人不说两家话。”贾士贞看看已经走到门口的高兴明，快步走上前，下意识地和高兴明握了一下手，这让高兴明有点感到意外，毕竟他们都已经都是市委组织部的正副部长了，哪里还要送，还要握手呢。

贾士贞回到座位上，随手拿起内线电话，让干部科长把这批干部的考察材料送过来。

贾士贞看着这些考察材料，居然如此认真，如此投入。对于他说来，他从借调进省委组织部，除了中途调到研究室一年，就一直在机关干部处和市县干部处工作，考察干部，写考察材料，一干就是八年，不是专

家也是内行。组织部选拔、考察干部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程序，对于他说来，早已烂熟于心了。看着这些考察材料，他很快就感觉到了什么。渐渐地发现，所有人的材料成绩和优点都写得非常出色，洋洋三四千字，让人觉得这批干部提拔得太晚了，官也太小了，缺点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有的看似缺点，实质是难得的优点，比如有的缺点是“该同志工作起来连身体都不顾，弄得老婆孩子意见纷纷”。照这样的考察材料，西臬的干部何止是提拔副县、正县级，少说也应该提拔到部省级、副总理什么的。他还发现在这批待提拔的干部当中，下臬县的乡镇党委书记、部委办局正职那么多，再留心一算，居然占全市提拔对象的百分之三十六之多。顿时，他的头脑跳出一个问号。

当天下午，贾士贞一边开会，一边想着这批干部的事，直到后半夜，他突然产生去下臬的念头，这个决定他当然不能和任何人说。不管对组织部谁说了，别人会怎么想，不说他是“文化大革命”怀疑一切的流毒，也怀疑他得了精神病。但是，不知为什么，他还是于第二天一早，鬼使神差地，悄悄地离开市区，去了下臬县。

一阵纷繁思绪过后，贾士贞不知到了什么地方，突然问：“侯书记到底找我干什么？”

“走，到那就知道了。”瘦高个子说。

贾士贞说：“我们不认识，又没有什么瓜葛，这深更半夜的，莫非……”

“别鸡巴啰唆了，哪来的那么多废话？”那个小分头说。这人不仅嘴里不干净，而且态度也变了。贾士贞忽然觉得刚才自己的那种想法有点可笑，那个侯永文绝对没有什么魔术妖法，也没有什么特异功能，当然不可能知道他是市委组织部部长，心里产生一种不祥的猜测。

他们来到一个院落，在黑暗的夜色中，贾士贞感觉这不是镇政府，因为白天他曾经在桃花镇政府门前走过好几次，桃花镇政府非常气派。再看院门上方亮着昏黄而迷离的灯光，一时判断不清是什么地方，穿过狭窄的过道，贾士贞被带进一间屋子里，室内摆着两张办公桌，地上杂乱无章，贾士贞正在犹疑时，进来一个穿公安制服的中年男子，这时贾士贞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被带到派出所来了。他猜想，这些人一定把他当做坏人“请”来了。

穿公安服的人没有说话，目光在贾士贞身上停留了半天，随后转身出去了，不一会，又跟在一个穿夹克衫的男人后面进来了。

室内的仨人一起叫了声：“侯书记！”

贾士贞一看，这个侯书记人高马大，秃头顶，看上去大约四十五岁上下，他一边盯着贾士贞看一边坐到正中办公桌旁边的椅子上，却始终没有说话。

贾士贞自幼生活在乌城机关，从小没见过乡镇党委书记这样的官，还是借调到省委组织部之后，那年到县里考察干部，到乡镇去过，算是见过几个乡镇党委书记，可是那时他撑着省委组织部那把大红伞，又戴着省委组织部上级领导居高临下的帽子，威风凛凛下来的，那些乡镇党委书记见到他如同老鼠见了猫。那时他虽然只有三十出点头，那些书记大都大他十来岁，可都有点像孙子见了爷爷似的。然而此刻的镇党委书记侯永文现了原形。坐在椅子上，有点像霸山为王的山寨主，狂妄而不可一世。贾士贞瞥一眼侯永文，只见他派头十足，轻轻地摇晃着身子，右手慢慢地敲着椅子的扶手，有点故弄玄虚，装腔作势的样子。穿公安服的男子递给他一支中华香烟，一旁的瘦高个子早已打着了打火机，侯永文跷着二郎腿，深深吸了一口烟。贾士贞在省委组织部见过的大官太多了，省委书记侯向、谭玉明，省委组织部长郭浩、钱国渠，那才像官。看看侯永文，他有点想笑，难道乡镇党委书记都这样吗？山中无老虎。

二

“你是干什么的？从哪儿来？”侯永文一说话，露出满嘴破碎的黑牙齿。

贾士贞笑了笑，想找地方坐下来，可室内没有任何可坐的地方。他背着双手，走到侯永文面前，说：“怎么，侯书记怀疑我？”他把双手按在桌子上，接着说，“书记大人看我像什么人？”

“侯书记问你话呢？谁跟你嬉皮笑脸的！”穿公安服的人凶起来了。

贾士贞转过脸看着这个皮肤黑得近似非洲人的公安，贾士贞忽然想，难道这人是黑人，至少说长期从事挖煤工作，是近墨者黑的缘故吧！

“黄所长和你说话呢！”瘦子说。

噢，原来是派出所所长，贾士贞再次上下打量着这个黄所长。平心而论，他活了三十八年，从未见过如此黑皮肤的人，除非是黑种人。

“说，从哪儿来，干什么的？”侯永文脸上布满了杀气。

“改革开放已经二十多年，中国人不仅在自己的国土上可以随意行走，只要不违法，还可以到世界各地走一走，看一看。我难道有什么地方得罪了侯书记了吗？”贾士贞差点笑了起来。

侯永文敲了敲桌子，大声说：“在桃花镇这块地皮上我说了算，国有国法，乡有乡规，你在我的眼皮底下干了什么你自己知道，快说，到底是干什么的？”

“我倒要看看我到底触犯了你们哪条乡规？”贾士贞严肃起来了，“我什么也没干，白天吃饭付钱，晚上睡觉住旅社，和你们毫不相干，我真的明白了，你们明明是在鸡蛋里挑骨头嘛！”

“怎么说话呢？”黄所长点着贾士贞的额头说，“你还不清楚这是什么地方吧！”

贾士贞说：“知道，是下夷县桃花镇派出所吧！”贾士贞目光紧逼黄所长，“总之属于共产党领导的天下吧！”

“告诉你，你在县城里几天了，我早听说了，你跑到乡下来，我们这是第几个地方，你都干了些什么？”

“没干什么，应该说我是在做社会学调查，社会学懂吗？”贾士贞说。

“什么他妈的狗屁社会调查，我怀疑你在干见不得人的勾当！拿介绍信来，有介绍信吗？”侯永文从椅子上站起来，有些气急败坏地骂起来。

“我说你一个堂堂的共产党的镇党委书记，说话能不能文明一点，是不是该注意打扫卫生啊？”贾士贞调侃道。

“我这农村官，就这个水平，怎么说也是群居一方，大权在握，我手里至少也有六万多人口，你说我的官有多大？难道不比你这个盲流强吗？你倒教训起我来了，我不卫生，恐怕你这辈子也当不上我这么大的官！”

“当然，”贾士贞冷笑起来了，“我知道，你还要升官呢！你真是官运亨通呀！我哪里能和你相比，看，你现在多威风呀！”

侯永文招招手，瘦高个子递给他一个笔记本子，贾士贞一看，那是

他此行带出来的一个软面抄，当然他知道那上面有他几天来记下的所见所闻。这帮家伙居然擅自拿了他的东西，他们把他从旅社抓到这里不算，还抄走他的私人物品。贾士贞的怒火一下子冲上头顶，但他立即又忍住了。他觉得这是一场多么难得的好戏！看看他们怎么演下去。

“这是什么？”侯永文把笔记本狠狠地扔在桌子上，“你居然跑到我的眼皮底下，搜集县委领导，还有不少局长、书记的黑材料，你到底要干什么？”

“我说过了，社会学，搞社会调查！”贾士贞心里窝着一肚子的气，于是想到市委组织部的那些考察材料都是怎么来的，现在组织部考察干部的那几页考察材料都胡说八道些什么？现行的干部管理制度再不改革已经实在不行了。这样的人居然当上六万多人口的镇党委书记，还要提拔当副县长，如果不是他亲眼所睹，不是他亲身经历，也许他怎么也不会相信这样的镇党委书记即将成为一百三十多万人口的大县的副县长。提拔一个干部，凭那几页考察材料，组织部，市委常委怎么了解一个干部呢！又有多少组织部门一年又一年，就是按照传统的由领导提名，组织部门考察，写成考察材料，经过组织部的讨论，提交市委常委研究，提名为副县长，县长，还要经过人代会的代表选举，而产生的副县长，县长呢！这些人大代表们哪里知道这样的人心里在想些什么，这样的人又在干什么？而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的部长们又哪里知道那几页考察材料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

贾士贞心里暗暗觉得好笑，他不知道，面前这个侯书记一旦知道他是市委组织部长，他会变成什么样子，他真想亮出自己的身份，可是他还是沉住气，看看这个土皇帝到底要干什么。

侯永文反复打量了贾士贞，说：“我想来想去，想不明白你是干什么的，天天不干正经事，像个特务，能是什么好人？”

贾士贞大笑起来，笑过之后，说：“恰恰相反，我干的对下舆人民来说是件好事，你不信，等着瞧！”

“把他带走，明天再说。”侯永文说，“你们派人看好，千万别让他跑了。”

“哎，你们凭什么抓我？你们这是非法拘禁，是犯法的！”贾士贞大声说。

“犯法？是你犯法，还是我们犯法？”黄所长跟在侯永文后面大声说。

不容分说，贾士贞被带走了。他弄不清被带到什么地方，只觉得这里一片漆黑，没有窗子，没有床，他摸着黑，想找个地方坐下来，他觉得自己又累又困，于是干脆躺到稻草上。强迫自己什么也不去想，先睡一觉再说。

天已经大亮了，贾士贞睡着了，也许是昨天夜里被侯永文折腾得太晚了，他居然在稻草上睡了一觉。几乎连梦都没做。

昨天夜里，县公安局长韩士银接到侯永文的电话，说下奥突然间来了一个奇怪的人，凭韩士银多年的办案经验，他感到有一种莫名的东西让他不能轻视这个不明来历的人，决定亲自到桃花镇会会这个怪人。早饭后，刚准备驱车去桃花镇，接到县委书记乔柏明的电话，他在电话里和乔书记不知为何居然说起了桃花镇抓到一个十分奇怪的人。乔柏明说，怎么会有这样一个莫名其妙的人呢，让他了解情况后有必要时告诉他一声。

韩士银赶到桃花镇，先见了侯永文，然后一同来到贾士贞的那间旅社，翻遍了整个房间，也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东西，然后又让女老板拿出登记簿，登记簿上写着姓名：贾士贞。除此之外，什么也没写。再一问，女老板说，她当时没有看那个客人的身份证，侯永文把女老板狠狠地骂了一顿。两人又来派出所见见这个怪人，这时韩士银的电话又响了，他一接，是县委乔书记，说完事情后，乔书记又问，那个怪人是谁，韩士银说：“不知道，只有登记住旅社时写着贾士贞三个字。”

“什么？”乔柏明突然失声地惊叫起来，“什么？你再说一遍，叫什么名字？”

“贾士贞，贾宝玉的贾，士兵的士，贞……是……贞洁的贞。”韩士银说。

“等一等，让我想一想，”乔柏明停了一会又说，“身份证呢？问一问他从哪里来的，不……不……”

“乔书记，你……你怎么了？”韩士银有些莫名其妙地大声叫起来。

“哎呀！我说老韩哪，你们……你们……这个人呢？”乔柏明惊恐万

状地叫着。

“昨天夜里被侯书记抓起来了，关在派出所。”韩士银也慌了。

“快，你们千万……不，我马上就赶过来。”

挂了电话，可把韩士银和侯永文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两人哪里也不能去，又不敢去派出所，他们似乎感觉到这个人不是一般人物，否则县委书记乔柏明为何如此慌张、害怕呢？

侯永文突然间感到自己像是干了一件不可饶恕的坏事。昨天夜里的威风早已荡然无存了，好像一场大祸即将临头。但是他转念一想，也许这人是乔书记的亲戚什么的，要是那样，大不了多赔点钱，道个歉，幸好，没有对他动手，平时想找这个向乔书记讨好的机会还找不到呢。

虽然这样想，甚至在心里竭力安慰自己，可是侯永文还是多少有点不踏实。他和韩士银干脆来到公路上，站在路边任凭来往的汽车灰尘落到身上，心里有一种惶惶不可终日的感觉。侯永文从口袋里摸出一张草纸，撕一半给韩士银，两人用草纸捂着嘴，望眼欲穿地盯着前方，等县委书记乔柏明的到来。

对于侯永文和韩士银来说，早在一年之前就马不停蹄地忙碌着，终于没有枉费一番工夫，市委组织部例行公事的考察干部工作令他们兴奋不已，他们只等市委任命文件的下达，这是他们俩最关键的时候。他们在等待那神圣的时刻，侯永文就要成为下夷县的副县长，而韩士银也将登上市公安局副局长的位置。记得市委组织部的两个年轻人来桃花镇考察他的那天，侯永文做了精心安排。他知道虽然考察干部的两个年轻人对他的提拔并起不到决定性作用，可是他还是谨小慎微，万万不能让任何一个人在市委组织考察干部的年轻人面前说半个不字。他在考察之前，费尽心机把对他意见极大的镇党委副书记和那个副镇长弄到千里之外的广东去了，名义是让他们去招商引资，实际上让他们去公费旅游。那天他一刻也没离开镇党委办公室门前那个外走廊，他亲眼看着一个一个谈话的人进了谈话的屋子，又亲眼看着他们从那间屋子里出来，甚至每个人谈了多少时间，他都暗地记了下来。

考察结束后，他亲自把礼物提上车，又亲自跟着车把市委组织部的两位年轻人送到县里。

但是，不知为什么，考察已经过去几个月了，还是不见动静。前几

天，突然听说市委组织部的王部长调走了。当时他的心里倒是一震，他不是怕谁来当部长，而是组织部长一换人，起码要耽误一段时间。其实，他已经充分做好当副县长的一切准备，只等领导找他谈话。副县长，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多么重要的位置，他不再是桃花镇这六万多人口的农村的小吏了，下吏县可是一百三十多万人口的大县，虽然还是一个副县长，可是这是全县那么多干部都向往、渴望，而又无法实现的愿望。每每想到这里，侯永文的心里总是心花怒放。但是，不知为什么，近来他对自己的职务总感到有些不踏实。就像此刻他的心情，站在马路边上盼望县委书记乔柏明的到来，可是又不知道他们会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消息。

三

一个小时后，乔柏明终于来了，急速行驶的奥迪轿车在他俩面前猛地停下来，驾驶员按下车门，大声说：“上车吧！”

上车后，侯永文瞥一眼乔书记，只觉得乔柏明脸色严峻，他觉得像犯了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心里怦怦直跳，韩士银倒是满不在乎的样子，轿车拐弯上了小路，却没有人告诉驾驶员往哪儿去。侯永文刚想说话。乔柏明才没头没脑地抛出一句话：“到底怎么回事？”

侯永文愣了一下，一时不知所措，不知为什么，在他眼里，县委、县政府的那些领导他都不怕，只有在乔柏明面前，侯永文就像耗子见了猫，他最怕的就是乔柏明那咄咄逼人的眼睛。现在乔柏明那双剑一般的目光正在看着他。

侯永文一时慌了神，结结巴巴地说：“我看这个人不像是什么好人……”

乔柏明问：“怎见得？”

侯永文说：“这个人在我们这里一天了，尽是问一些有关县和乡镇领导的事，我觉得奇怪，昨天夜里让人把他带到派出所，问他情况，他什么也不回答，更重要的是我们在他房间里搜到一个笔记本，都记着些县机关一些领导和乡镇领导的问题。”

“人关在哪儿？”乔柏明问。

“派出所。”

“我给你们说，但愿世界上没那么巧的事！”乔柏明莫名其妙地说了一句话。

侯永文笑笑说：“乔书记，你别那么吓人，我错了，我认罚，你说罚多少吧？”

“你？”乔柏明瞪了他一眼，“要真的是那样，你赔得起吗？”

侯永文莫名其妙地“嘿嘿”笑着。

“我前两天在市委办公室听说，省委组织部才调来的组织部长就叫贾士贞。而且……”乔柏明突然停住了。看着回过头的侯永文，只见侯永文脸上早已吓得没有血色。

官场上也真怪，小官就怕大官。侯永文为什么一听说新来的市委组织部部长叫贾士贞，就吓成这样？他是镇党委书记，他想当副县长，可这副县级干部都归市委组织部管，假如这个贾士贞真是市委组织部部长，就凭他把他关起来，以及昨天夜里的态度，他还想提拔当副县长吗？在这一刹那间，侯永文早已吓得魂不附体了。天哪！世界上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要命的是这位贾部长上任的第三天就不见了，市委组织部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下落。”乔柏明说着吓得浑身一阵不寒而栗，“连市委书记都在到处找他，你们说不是他，哪来了第二个贾士贞呢？”

“我的天哪……”侯永文吓得一下子倒在座位上。全身直哆嗦，过了一会儿，稍稍清醒了点，嘴里含糊地叫着：“完了，完了……”

说话间，轿车已经来到派出所的门口，车一停稳，乔柏明先下了车，把侯永文和韩士银拉到一边，咬着耳朵交代了一番，然后又回到车上，对驾驶员说：“我们走！”

侯永文和韩士银来到关贾士贞的那间房门口，门一开，侯永文双手作揖，头点得如鸡啄米：“哎呀！贾部长啊，让您受委屈了，我这个人有眼无珠，瞎了狗眼的东西，不知天高地厚，居然……呵……”说着，拉住贾士贞，差点要跪在地上求饶。

贾士贞一时间被弄得糊涂了，他们怎么会知道他是市委组织部部长呢？他突然间又怀疑起这个侯永文来，难道他真的有孙悟空的本领，难道他真的有什么魔法妖术？否则，昨天夜里的那个山寨大王怎么一夜间突然就变成孙子了呢？贾士贞慢慢从稻草上爬起来，轻轻地抖着身上的

稻草，不愠不怒地说：“侯书记，你认错人了，我连你这样的镇党委书记都当不上，岂能高攀市委组织部那样的位置，我只不过是个盲流而已。”

“贾……贾部长，”侯永文含着泪，紧紧抓住贾士贞的手说，“贾部长，您就原谅我这一回吧，我该死，该千刀万剐呀！”

韩士银站在一旁，脸上一阵红一阵白，他觉得心脏一直在狂跳，看着面前这个陌生的年轻人，他还是很难判断出他到底是不是市委组织部刚上任、又失踪了的组织部长。在这一刹那间，他想，如果这个人真的是市委组织部长，那他绝不是一个平常的人，他的这一举动也绝不是为了好玩，必定有他重要的目的。这样一想，他顿时做出否定的结论，这人不可能是新上任的市委组织部长贾士贞。天下之大，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没有。若真的把一个莫名其妙的人当成市委组织部长，传出后，那才是天大的笑话呢？中国人重名的也太多了，公安部门太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这实在太普遍了，这么普通的三个字，难道只允许你组织部长使用吗，何况谁生下来时就是什么市委组织部长？想到这里，于是他振作精神，却又竭力和蔼地说：“能不能请你出示一下身份证？”

贾士贞看看他说：“有这个必要吗？你是下夷县公安局长，但是我没有违反国家法律，我可以拒绝出示。”

“我们主要想证实一下你是不是市委新来的组织部长，完全是好意。”侯永文说。

“如果是这样，那就更没有必要了。”贾士贞冷笑了一声说，“如果是市委组织部长，你们就把他当做神一样供起来，把自己伪装起来，戴上一副虚假的面具，如果不是市委组织部长，你们就把他当做坏人抓起来，打入地狱，真实面目暴露出来。怎么样？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你们说该怎么办吧？”贾士贞停了停又说，“我看还是还一个人的本来面目好，把伪装撕去。我猜想，你们也不一定希望被你们关了一夜的这个人真的是市委组织部长吧！”

侯永文睁大那双疑惑的眼睛，看着韩士银，半天不知其所以然，接着把韩士银拉到一边，两人低声耳语了几句，又回过头，对贾士贞说：“这样说来，你真的不是市委组织部长了？”

“说吧，你们到底想干什么？”贾士贞说，“或者说你们希望是什么